



長崎大学附属図書館経済学部分館 武藤文庫所蔵



潛夫論卷五

斷訟第十九

五代不同禮三家不同教非其苟相反也蓋世推移而俗化異也俗化異則亂原殊故三家符世皆革定法高祖制三章之約孝文除克膚之刑是故自非殺傷盜賊又罪之法輕重無常各隨時宜要取足用勸善消惡而已夫制法之意若爲藩籬溝塹以有防矣擇禽獸之尤可數犯者而加深厚焉今姦宄雖眾然其原少君事雖繁然其守約知其原少姦易塞見其守約政易治塞其原則姦宄絕施其術則遠近治今一歲斷獄雖以萬計然辯訟之辨鬪賊之發鄉部之治獄官之治者其狀一也本皆起且誠信而數相欺給也舜勅龍以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乃自上古患之矣故先慎已唯舌以示小民孔子曰亂之所生也

則言語以爲階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脉脉規規常懷奸唯
昧冒前利不顧廉恥苟且中後則偷解奴抵以致禍變者比屋
是也非唯細民爲然自封王侯貴戚豪富尤多字之低舉驕奢
以作淫侈高負千萬不肯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怵惕
慙怍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傳空引滿啁啾罵詈晝
夜鄂鄂慢游是好或毆擊責主人於死亡羣盜攻剽劫人無異
雖會赦贖不當復得在選辟之科而州司公府反爭取之且觀
諸敢妄驕奢而作大責者必非救饑寒而解困急振貧窮而行
禮義者也咸以崇驕奢而奉淫湎爾春秋之義責知誅率孝文
皇帝至寡動欲任德然河陽侯陳信坐負六日免國孝武仁明
周陽侯田彭祖坐當軹侯宅而不與免國黎陽侯邵延坐不出
持馬身斬國除二帝豈樂以錢財之故而傷大臣哉乃欲絕詐

欺之端必國家法防禍亂之原以利民也故一人伏正罪而萬
家蒙乎福者聖主行之不疑永平時諸侯負責輒有削絀之罰
此其後皆不敢負民而世自節儉辭訟自消矣今諸侯貴戚或
曰勅民慎行德義無違制節謹度未嘗負責身繫矩避志厲青
雲或既欺負百姓上書封祖願且償責此乃殘掠官民而還依
縣官也其誣國慢易罪莫大焉孝經曰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
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欲變巧僞以崇美化息辭訟以閑官
事者莫若表顯有行痛誅無狀導文武之法明詭詐之信今侯
王貴戚不得浸廣姦宄遂多豈謂每有爭鬪辭訟婦女必致此
乎亦以傳見凡諸禍根不早斷絕則或轉而滋蔓人若斯邪是
故原官察之所以務念臣主之所以憂勞者其本皆鄉亭之所
治者大半詐欺之所生也故曰知其原少則姦易塞也見其守

約則政易持也或婦人之行貴令鮮潔今以適矣無顏復入甲
門縣官原之故令使留所既人家必未昭亂之本原不惟貞潔
所生者之言也貞女不二心以數變故有匪石之詩不枉行以
遺臭故美歸寧之志一許不改蓋所以長貞潔而寧父兄也其
不循此而二三其德者此本無廉恥之家不貞專之所也若然
之人又何醜恠輕薄父兄淫僻婦女不惟義理苟疎一德借本
治生逃亡抵中乎以致於刳腹焚頸滅宗之禍者何所無之先
王因人情喜怒之所能已者則爲之立禮制而崇德讓人所可
已者則爲之設法禁而明賞罰今市賣勿相欺婚姻無相詐非
人情之不可能者也是故不若立義順法遏絕其原初雖慙慙
於一人然其終也長利於萬世小懲而大戒此所以全小而
頑凶也夫立法之大要必令善人勸其德而樂其政邪人痛其

禍而悔其行諸一女許數家雖生十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還
私家則此姦絕矣不則髡其夫妻徙千里外劇縣乃可以毒其
心而絕其後姦亂絕則太平興矣又貞潔寡婦或男女備具財
貨富饒欲守一醮之禮成同穴之義執節堅固齊懷必死終無
更許之慮遭值不仁世叔無義兄弟或利其娉幣或貪其財賄
或私其兒子則彊中欺嫁處迫脅遣送人有自縊房中飲藥車
上絕命喪軀孤指童孩此猶迫脅人命自殺也或後夫多設人
客威力脅載守將抱執連日乃綬與彊掠人爲妻無異婦人軟
弱猥爲眾彊所扶與執迫幽阨連日後雖欲復修本志嬰緇吞
藥晚矣

衰制第二十

無慢制而成天下者三皇也畫則象而化四表者五帝也明法

禁而和海內者三王也行賞罰而濟萬民者治國也君立法而
下不行者亂國也臣作政而君不制者亡國也是故民之所以
不亂者上有吏吏之所以無姦者官有法法之所以順行者國
有君也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義身有義者君之政也法者君
之命也人君思政以出令而貴賤賢愚莫得違也則君位於上
而民氓治於下矣人君出令而貴臣驕吏弗順也則君幾於弑
而民幾於亂矣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國也君出令而不從
是與無君等主令不從則臣令行國危矣夫法令者人君之銜
轡策也而民者君之輿馬也若使人臣廢君法禁而施已政
令則是奪君之轡策而已獨御之也愚君闇主託坐於左而姦
臣逆道執轡於右此齊騶馬傳所以沈胡公於貝水宋羊叔齊
所以弊華元於鄭師而莫之能御也是故陳恒執簡公於徐州

李兌害主父於沙丘皆以其毒素奪君之轡策也文言故曰臣
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
之不蚤辯也是故妄違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可不誅也議者
必將以爲刑殺當不用而德化可獨任此非變通者之論也非
叔世者之言也夫上聖不過堯舜而放四子盛德不過文武而
赫斯怒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恥亂庶遄已是故君
子之有喜怒也善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且夫治
世者若登丘矣必先躡其卑者然後乃得履其高是故先致治
國然後三皇之政乃可施也道齊三王然後五帝之化乃可行
也道齊五帝然後三皇之道乃可從也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
也令也者已之命也先王之政所以眾共也已之命所以獨制
人也君誠能授法而時貸之布令而必行之則羣臣百吏莫敢

不悉心從已令矣已令無違則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憲禁必從而國不治者未嘗有也此一弛一張以令行古以輕重尊卑之術也

勸將第二十一

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聖撫之恬澹無爲體道履德簡刑薄威不殺不誅而民自化此德之上也德稍弊薄邪心孽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坐爲誅賞以威勸之既作五兵又爲之憲以正厲之詩云修爾輿馬弓矢兵用戒作則用逃蠻方故曰兵之設也久矣涉歷五代以迄于今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彊也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庫孫吳之言聒乎將耳然諸將用之進戰則兵敗退守則城亡是何也哉曰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明乎將心士卒進無利而自退無畏此所以然也夫服重

上阪出馳千里馬之禍也然節馬樂之者以王良足爲盡力也先登陷陣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爲効死也凡人所以肯赴死亡而不辭非爲趨利則因以避害也無賢鄙愚智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爾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不避恥辱則避禍亂也非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明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使親疎貴賤賢鄙愚智皆必順我令乃得其欲是以一旦軍鼓雷震旌旗竝發士皆奮激競於死敵者豈其情厭久生而樂害死哉乃義士且以激其名貪夫且以求其賞爾今吏從軍敗沒死公事者以十萬數上不聞弔唁嗟嘆之榮名下又無祿賞之厚實節士無所勸慕庸夫無所貪利此其所以人懷沮懈不肯復死也軍起以來暴師五年典兵之吏將下千數大小之戰歲十百合而希有

功歷察其敗無他故焉皆將不明變勢而士不勸於死敵也其
士之不能死也乃其將不能效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士
進有獨死之禍退蒙眾生之福此所以臨陣亡戰而競思奔北
者也孫子曰將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嚴也是故智以折
敵仁以附眾敬以招賢信以必賞勇以益氣嚴以一令故折敵
則能合變眾附愛則思力戰賢智集則陰謀得賞罰必則士盡
力氣勇益則兵勢百倍威令一則唯將所使必有此六者乃可
折衝擒敵輔主安民前堯始反時將帥以定令之羣籍富厚之
蓄據列城而氣利勢權十萬之眾將勇傑之士以誅草創新叛
散亂之弱虜擊自至之小寇不能擒滅輒為所敗令遂雲蒸起
合從連橫掃滌并源內犯司隸東寇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
六郡削迹此亦天之災長吏過爾孫子曰將者民之司命而國

安危之主也是故諸有寇之郡太守令長不可以不曉兵今觀
諸將既無斷敵合變之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民又甚
貧困器械不簡習將恩不素結卒然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
士以所拙遇敵巧此為吏驅怨以禦警士卒縛手以待寇也夫
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等無士無兵而
欲合戰其敗負也治數也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也
饒士處世但患無典爾故苟有土地百姓可富也苟有市列商
賈可來也苟有士民國家可強也苟有法令姦邪可禁也夫國
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中御郡縣長吏幸得兼此數者之斷已
而不能以稱明詔安民氓哉此亦培克闡葺無里之爾夫世有
非常之人然後定非常之事必道非常之失然後見是故選諸
有兵之長吏宜踔躐豪厚越取幽奇材明權變任將帥者不可

荀惟基序或阿親戚便與兵官此所謂以其國與敵者也

救邊第二十二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疎遠吉凶禍福與民共之
哀樂之情恕以及人視民如赤子救禍如引手爛是以四海歡
悅俱相得用往者羌虜背叛始自涼并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
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迹周迴千里野無孑遺寇鈔禍害晝
夜不止百姓滅没日月焦盡而內郡之士不被殃者咸云當且
放縱以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心也哉前羌始反公卿師尹咸
欲捐東涼州却保三輔朝廷不聽後羌遂侵而論者多恨不從
或議余竊笑之所謂媾亦悔不媾亦有悔者爾未始識變之理
地無邊無邊亡國是故失涼州則三輔爲邊三輔內入則弘農
爲邊弘農內入則洛陽爲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也

今不厲武以誅虜選材以全境而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使寇
敵不亦惑乎昔樂毅以博博之小燕破滅彊齊威震天下真可
謂良將矣然卽墨大夫以孤城獨守六年不下竟完其民田單
師窮率五千騎擊走却復齊七十餘城可謂善用兵矣圍聊莒
連年終不能拔此皆以至彊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而猶不能
克者何也曰攻常不足而守恒有餘也前日諸郡皆據列城而
擁大眾羗虜之智非及樂毅田單也郡縣之阨非若聊莒卽墨
也然皆不肯專心堅守而反彊驅劫其民捐棄倉庫背城邑走
由此觀之非苦城乏糧也但苦將不食爾折衝安民要在任賢
不在促境齊魏却守國不以安子嬰自削秦不以在武皇帝攘
夷折境面數千里東開樂浪西置燉煌南踰交趾北築朔方卒
定南越誅斬大宛武軍所嚮無不夷滅今虜近發封畿之內而

不能擒亦自痛爾非有邊之過也唇亡齒寒體傷心痛必然之事又何疑焉君子見機況已著乎乃者邊害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而談者皆諱之曰歟并竊盜淺淺善靖俾君子怠欲令朝廷以寇爲小而不蚤憂害乃至此尚不欲救曰痛不著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菴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則競言當誅菴矣今苟以已無慘怛寃痛故端坐相仍又不明修禦之備陶陶問澹臥委天聽菴獨往來深人多殺已乃陸陸相將詣闕詣辭禮謝退云狀會坐朝堂則無憂國家哀民怨惻之誠苟轉相顧望莫肯違止日晏時移議無所定已且須後少得小安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閑虜復爲害軍書交馳羽檄狎至乃復怔忡如前若此以來出入九載庶曰式滅覆出爲惡個個潰潰當何終極春秋譏鄭棄其師況棄人乎一人吁嗟王道爲

虧沉百萬之歎號哭泣感天心乎且夫國以民爲基貴以賤爲本是以聖王養民愛之如子憂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災患除其禍亂是故鬼方之伐非好武也獫狁于攘非貪土也以振民有德安疆宇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自彼互菴莫不來享普天恩服行葦賴德況近我民蒙禍若此可無救乎凡民之所以奉事上者懷義恩也痛則無恥禍則不仁忿戾怨懟生於無恥今菴叛久矣傷害多矣百姓急矣憂禍深矣上下相從未見休時不一命大將以掃醜虜而州稍稍興役連連不已若排據障風探沙灌河無所能禦徒自盡爾今數州屯兵十餘萬人皆廩食縣官歲數百萬斛又有月直但此人耗不可勝供而反憚暫出之費甚非計也是夫危者易傾疑者易化今虜新擅邊地未敢自安易震蕩也百姓新離舊懷思慕未衰易將厲也

誠宜因此遣大將誅討迫脅離逃破壞之如寬假日月蓄積富貴各懷安固之後則難動矣周書曰凡彼聖人必趨時是故戰守之策不可不早定也

邊議第二十三

明於禍福之實者不可以虛論惑也察於治亂之情者不可以華飭移也是故不疑之事聖人不謀浮游之說聖人不聽何者計不肯見實而更爭言也是以明君先盡人情不獨委夫良將修己之備無恃於人故能攻必勝敵而守必自全也堯始反時計謀未善黨與未成人眾未合兵器未備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草食散亂未有都督甚易破也然太守令長皆奴怯畏懦不敢擊故令虜遂乘勝上彊破州滅郡曰長炎炎滅破三輔羣及鬼方若此已積十歲矣百姓被害迄今不止而癡兒騃子尚

云不當救助且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也哉夫仁者恕己以及人智者講功而處事今公卿內不傷士民滅沒之痛外不慮久兵之禍各懷一切所脫避前苟云不當動兵而不復知引帝王之綱維原禍變之所終也易制禦寇詩美薄伐自古有戰非乃今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所以興亂人所以廢齊桓晉文宋襄哀世諸侯猶恥天下有相滅而已不能救況皇天所命四海主乎晉楚大夫小國之臣猶恥己之身而有相侵況天子三公典世任者乎公劉仁德廣被行葦況含血之人已同類乎一人吁嗟王道爲虧況滅沒之民百萬乎書曰天子作民父母父母之於子也豈可坐觀其爲寇賊之所屠剝立視其爲狗豕之所噉食乎除其仁恩且以計利言之國以民爲基貴以賤爲本願察開

開以來民危而國安者誰也上貧而下富者誰也故曰夫君國
將民之以民實瘠而君安得肥夫以小民受天永命竊願聖主
深惟國基之傷病遠慮禍福之所生且夫物有盛衰時有推移
事有激會人有變化智者揆象不亦宜乎孟明補闕於河西范
蠡收責於故胥是以大功建於當世而令名傳於無窮也今邊
陲搔擾日放族禍百姓晝夜望朝廷救已而公卿以爲費煩不
可徒竊笑之是以晏子輕困倉之蓄而惜一杯之鑽何異今但
知愛見薄之錢穀而不知末見之待民先也知徭役出難動而
不知中國之待邊寧也詩痛或不知叫號或慘以劬勞今公卿
苟以已不被傷故競割國家之地以與敵殺主上之民以餒羗
爲謀若此未可謂知爲臣若此未可謂忠才智未足使議且凡
四海之內者聖人之所以遺子孫也官位職事者群臣之所以

寄其身也傳子孫者思安萬世寄其身者各取一闕故常其言
不以行其業不可久厭夫此誠明君之所微察也而聖主之所
獨斷今言不欲動民與煩可也卽然當修守禦之備必今之計
令虜不敢來無所得令民不患寇旣無所失今則不然苟憚民
力之煩勞而輕使受滅亡之大禍非人之主非民之將非主之
佐非勝之主者也且夫議者民之所見也辭者心之所表也維
其有之是以似之諺曰何以服恨莫若聽之今諸言邊可不救
而安者宜誠以其身若子弟補邊太守令長丞尉然後是非之
情乃定揅邊乃無患邊無患中國乃得安寧

實邊第二十四

夫制國者必照察遠近之情僞預禍福之所從來乃能盡羣臣
之筋力而保興其邦家前羞始叛草創新起器械未備虜或持

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惶懼擾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
爾郡縣皆大熾及百姓暴被殃禍亡失財貨人哀奮怒各欲報
讐而將帥皆怯劣軟弱不敢討擊但坐調文書以欺朝廷實殺
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或實少而謂
之多傾側巧文要取便身利已而非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死
亡也又放散錢穀殫盡府庫乃復從民假貸強奪財貨千萬之
家削身無餘萬民遺竭因隨以死亡者皆吏所餓殺也其爲酷
痛甚於逢虜寇鈔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傷至使所搜索剽奪
游踵塗地或覆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爲人奴婢遠見販
賣至今不能自治者不可勝數也此之感天致災尤逆陰陽且
夫士重遷戀墓墳墓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於徙甚於伏法伏
法不過家一人死爾諸亡失財貨奪上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

土類多滅門少能還者代馬望北狐死首丘邊民謹頓尤惡內
留雖知禍人猶願守其緒業死其本處誠不欲去之極太守令
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禍不及我家故爭
郡縣以內遷至遣吏兵發民禾稼發徹屋室夷其營壁破其生
業疆劫驅掠與其內人捐棄羸弱使死其處當此之時萬民怨
痛泣血叫號誠愁鬼神而感天心然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闕庭
依官吏家迫將威嚴不敢有聲民既奪土失業又遭蝗旱饑遺
逐道東走流離分散幽冀兗豫荆揚蜀漢饑餓死亡復失太半
邊地遂以兵荒至今無人原禍所起皆吏過爾夫土地者民之
本也誠不可久荒以開墾且扁鵲之治病也審閉結而通鬱虛
者補之實者瀉之故病愈而名顯伊尹之佐湯也設輕重而通
有無損積餘以補不足故殷治而君尊賈誼痛於偏枯瘳瘵之

疾今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戶財置數百而太守周廻萬里空
無人民美田棄而莫墾發中州內郡規地拓境不能生邊而口
戶百萬田畝一全人眾地荒無所容足此亦偏枯蹙瘁之類也
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土可襲伐也土少人眾民
非其民可遺竭也是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今邊郡多害而役
劇動入禍門不爲興利除害有以勸之則長無與復之而門有
寇戎之心西羌北虜必生闕欲誠大憂也百工制器咸填其邊
散之兼倍豈有私哉乃所以固其內爾先聖制法亦務實邊蓋
以安中國也譬猶家人遇寇賊者必使老小羸軟居其中央丁
彊武猛衛其外內人奉其養外人禦其難蚩蚩距虛更相持仰
乃俱安存詔書法令二十萬口邊郡十萬歲舉孝廉一人員除
世舉廉吏一人羌反以來戶口減少又數易太守至十歲不得

舉當職勤勞而不錄賢俊蓄積而不悉衣冠無所覬望農夫無
所貪利是以逐稼中災莫肯就外古之利其民誘之以利弗脅
以刑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是故建武初得邊郡戶雖數
百令歲舉孝廉以召來人今誠宜權時令邊郡舉孝一人廉吏
世舉一人益置明經百石一人內郡人將妻子來召著五歲以
上與居民同均皆得選舉又募運民耕邊入穀遠郡千斛近郡
二千斛拜爵五大夫可不欲爵者使食倍賈於內郡如此君子
小人各有所利則雖欲令無往弗能止也均此苦樂平徭役充
邊境安中國之要術也

潛夫論卷五終

潛夫論卷六

卜列第二十五

天地開闢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有招召命有遭隨吉凶之期天難諶斯聖賢雖察不自專故立卜筮以質神靈孔子稱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又曰君子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如嚮是以禹之得臯陶文王之取呂尚皆兆告其象卜底其思以成其吉夫君子聞善則勸樂而進聞惡則循省而改尤故安靜而多福小人聞善即懾懼而妄為故狂躁而多禍是故凡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興衰之期令人修身慎行以迎福也且聖王之立卜筮也不違民以為吉不專任以斷事故鴻範之占大同是尚書又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從此觀之著龜之情儻有隨時儉易不以誠邪

將世無史蘇之材識神者少乎及周史之筮敬仲莊叔之筮穆子可謂能探賸索隱鉤深致遠者矣使獻公早納史蘇之言穆子宿備莊叔之戒則驪姬豎牛之讒亦將無由而入無破國危身之禍也聖人甚重卜筮然不疑之事亦不問也甚敬祭祀非禮之所亦不爲也故曰聖人不煩卜筮敬鬼神而遠之夫鬼神與人殊氣異務非有事故何奈於我故孔子善楚昭之不祀河而惡季氏之旅泰山今俗人筮於卜筮而祭非其鬼豈不惑哉亦有妄博姓於五音設五宅之符第其爲誣也甚矣古有陰陽然後有五行五帝右據行氣以生人民載世遠乃有姓名敬民名字者蓋所以別眾猥而顯此人爾非以絕五音而定剛柔也今俗人不能推紀本祖而反欲以聲音言語定五行誤莫甚焉夫魚處水而生鳥據巢而卵卽不推其本祖諸音而可卽呼鳥爲

魚可內之水平呼魚爲鳥可棲之木邪此不然之事也命駒曰犢終不爲馬是故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所土也太皞木精承歲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角神農火精承熒惑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徵黃帝土精承鎮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宮少皞金精承太白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爲羽雖號百變音行不易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西出門此復虛矣五行當出乘其勝入居其隕乃安吉商家向東入東入反以爲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戰鬪也五行皆然又曰宅有宮商之第直符之歲既然者放其上增損門數卽可以變其音而過其符邪今一宅也同姓相伐或吉或凶一宮也同姓相伐或遷或免一宮也成康居之日以興幽厲居之日以衰由此觀之吉凶興衰不在宅明矣及諸神祇太歲豐隆鉤陳